

春暖花开

校园版

庄颖洁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春暖 花开

校园版

庄颖洁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暖花开 / 庄颖洁著.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203-10189-5

I. ①春… II. ①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1960号

春暖花开

著 者: 庄颖洁

责任编辑: 张小芳

复 审: 贾 娟

终 审: 员荣亮

装帧设计: 张慧兵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e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eb@163.com 发行部

sxske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基因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 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10189-5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元大苗正坐在他们家旁边的弄堂里，双手抱着膝盖，低头看着那些长在石头上的毛茸茸绿油油的苔藓，她好奇地用手摸摸，软软的，大苗不敢用力，生怕自己把它们给弄伤了。

这条弄堂是和隔壁那户人家合用的，属于共同财产，但在大苗很小的时候，那户人家就全家搬到城里去了，一年也回来不了一次，于是这条本该属于两家人家的弄堂就完完整整的属于大苗家的了。弄堂很狭小，不是那种能容好几个人并排走过的用水泥浇好的弄堂，那里刚好能走过一个人，终年不见阳光，地上是高高低低大小不一的石头，石头上长满了绿色的苔藓。每到夏



2 天，这里就成了大苗和元亦文的乐园，当别处都被太阳烤得像火炉一般的时候，这里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风呼呼地吹进来，有时人还会打个哆嗦呢。

大苗说不上来那些绿绿的东西叫什么，但是大苗心里突然感动起来，为这些小生命感动，它们和自己一样，就在这里成长起来，即使没有阳光，没有泥土，却也如此顽强，生长得那样绿，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绿色，让人心头涌出一种美好的感觉。

这些小生命到处都是，却很少有人能注意它们，有些人还把它们当成是坏东西，讨厌它们，可是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人们对它们是多么的厌恶，它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坚强地活着。对，即使什么也没有，它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去争取。

大苗听到妈妈马婕在屋子里叫她，她赶紧站起来，眼前突然一片漆黑，自己蹲得太久了，大苗觉得那种一瞬间一片漆黑头晕目眩的感觉很奇妙，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你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到哪里，但是出口总是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马婕又喊起了大苗的名字，

显得有些焦急，大苗穿着一双明显不合脚的旁边脱了胶的拖鞋小跑着进去了。

马婕正炒着菜，头发随意地用黑色橡皮筋绑着，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照到马婕脸上，马婕眯起了眼睛，长裙下露出一小截腿在地上来回移动，白白的，和那双红肿的手显得有些不相称。油烟机几天前坏掉了，现在整个屋子里都乌烟瘴气的。见大苗进来了，马婕指了指桌上的5块钱说：“去买袋糖回来。”

大苗高兴地拿过桌上的钱，她最喜欢干这个差事，因为买东西剩下的钱可以归自己所有，这是和妈妈约定好的，虽然剩下的不多，但是次数多了，也就是一笔小财富呢。大苗一边走出门，一边暗自想着一包糖是4块2毛，这样就能多出来8毛钱，自己的储蓄罐里就又多存了一点。储蓄罐用一根铁丝绑在了一只床脚上，要放钱进去的时候得弯下身子把手够进去，手上会弄得一层灰，大苗却很乐意，她觉得这样安全，她认为大家一定都不愿意把手伸进满是灰尘和蜘蛛网的床底下去拿那些钱，这样想着就很安心，那些钱可是大苗的宝贝，等存



4 够了大苗就会拿出来去买一本她一直想要的书。

去买糖的那家店要穿过两条街，午后的太阳火辣辣的，马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被太阳烤得快冒烟的马路发出滋滋滋的声音，还有那没完没了的知了扯破了嗓子为太阳呐喊助威。一切都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只有大苗心里美滋滋的。

路的旁边有一条河，河里面经常是五颜六色的，有时候还臭气冲天，马婕告诉她那是化工厂里排出来的臭水。人们经过那条河的时候都是捂着鼻子大气不敢出的，等憋到脸通红的时候才不得已吸一口气，就这一口气也好像会要了他们的命，人们不停地骂着那条河，骂着那个化工厂，一边骂一边不忘用手捂着鼻子，等憋不住气了就接着骂一声，“这河臭死了！该死的化工厂！”每次经过的时候都要骂一遍，可是那条河和那个化工厂却一直在那里。只有坐在树下乘凉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好像闻不到那臭味，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扇子，半闭着眼睛，偶尔手动一下扇一下扇子，不知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的，还是半睡半醒着。

那条河叫杨凌河，马婕说河里面有水怪，水怪是专门抓小孩的，所以千万不能靠近河边，大苗信以为真，每次走到那边的时候神情都会异常严肃，她想象着水怪应该是长着正方形的头，细细长长的胳膊和腿，有大的吓人的眼睛和锋利的牙齿露在外面，这是一个孩子能想出的最可怕的形象了。河边上种了许多杨柳，柳条垂下来正好给整条小路挡住了阳光，只有一些透过缝隙射进来的阳光投射到地上，斑斑点点。大苗走在树荫下，她不会用手捂着鼻子，不会屏住呼吸，她知道这条河一定会流向大海，清澈蔚蓝的大海，这臭只是暂时的。

这条路不长，很快就会拐弯然后进入一条大一点的路，这些路都没有正式的名字，也没有人会想到给它们取一些名字，要说起哪条路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找一些和路有关的特征，比如说化工路就是说的那条旁边有臭河的路，白糖路就是大苗接下去要走的那条路。顾名思义，那条路上最有名的就是卖白糖的。那家店很显眼，白白的墙面上头用红色的油漆刷了一个大大的糖字，和旁边那些水泥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让人一眼就能望



6 见。大苗喜欢去白糖店里面，除了白糖，这里还有红糖黑糖和各种孩子们爱吃的奶糖硬糖。卖糖的是一个胡子花白的老人，他的胡子也快和糖一样白了，每次大苗来这里买一包白糖，那个白胡子的老人都会笑嘻嘻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捏一捏大苗的脸蛋然后塞给她一颗硬糖，运气好的话，甚至会得到一颗奶糖，要知道，奶糖可是比硬糖贵很多。

大苗走进店里，抬起头说要一包白糖，然后伸手把钱递过去。白胡子老人慢悠悠地接过钱，转身放进后面的一个陈旧的木箱子里，箱子上面印有暗红色的花纹，里面大多都是一些一块和几毛的硬币，大苗猜想大钱一定是被老人藏好了，就像自己藏在床底下的那个罐子，老爷爷一定也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不一会儿，白胡子老人拿了白糖和零钱笑眯眯地过来了，大苗故意把脸抬起来等着老爷爷来捏自己的脸，果然，他和以前一样，捏了捏大苗的脸蛋，然后塞给她一颗糖，今天是一颗苹果味的硬糖，大苗接过东西，很满足地回家了。

如果天天能来买糖那该多幸福。

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回来，大苗很高兴爸爸没有忘记几天前对她的承诺，说要在她开学前一天带她去买文具用品。元天石看到女儿回来了，放下手里抱着的儿子，把大苗高高举了起来，抱着她在空中转了三圈，大概是头有点晕了，才放她下来，然后摸摸大苗的头，说“我的小公主终于又能去上学了”。这话好像是对大苗说的，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那话里有高兴，但更多的还是愧疚。大苗很想抱住爸爸的脖子告诉他没关系的，这样很好，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看着他，心里想着不管怎样，我都是爱着你们的。

元天石别的都好，就是爱赌，但是那些好渐渐地被爱赌给盖过去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没脑子的男人，家里有老婆还有三个孩子，不正正经经上班却好上了赌博，一赌起来就没日没夜的，家里不管不顾的还输钱，马婕不知道跟他哭着闹着多少回了，可是都没有用。

大家都知道大苗还没读完中班就辍学在家了，一是因为她弟弟马程才的出生被罚了钱，二是元天石赌钱输



8 了钱，于是大苗的学就给落下了。那时候家里连白米饭都快吃不上了，好在元亦文帮着家里做点事，也能贴补点家用。

元亦文比大苗大了整整 12 岁，原本的话也是该去念大学了，但是和大苗一样，她也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外面打工了，街坊邻居都觉着可惜，但是也都明白，毕竟不是亲生的。元亦文心里也明白，她恨着这个家庭却又爱着大苗，她可怜大苗这么小就得待在家里，她发誓一定要挣很多钱，要给大苗买好多书。自己没有的她希望大苗都能得到。

都说 3 岁一个代沟，12 年照理说该有 4 个代沟了。但这似乎并不是什么真理，至少元大苗不认为她们之间存在这么一条沟，她想，即使有这么一条沟，那也是一条小沟，就像稻田里的小沟，轻轻一跨，就过去了，不费一点儿力气。

那时候的日子还是快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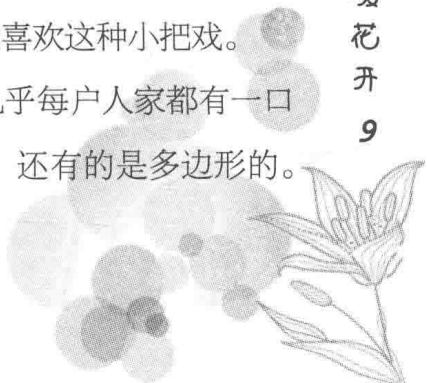
大苗很小的时候，元亦文就搂着大苗睡觉了。这是大苗从妈妈嘴里听到的，于是她想象着那个画面，那时

候她还不是很懂事，可是心里却有一种感动，比童话里的公主被巫婆抓走了还要让她难过，她眼睛突然酸酸的酸酸的，从此，她慢慢发现了元亦文的爱，她不露声色地、静静地感受着接受着享受着这份只属于她的爱。

她们一起奔跑一起呼吸。元亦文似乎有用不完的点
子，大苗也乐此不疲。

早上，马婕和元天石上班以后，元亦文就卷起裤管
拿出两个红色大脚盆准备洗衣服。那脚盆很大，大苗觉
得那脚盆像怪兽的大嘴巴，血淋淋的，恶心异常，每次
她都迫不及待把所有的脏衣服扔进去，只有这样，她才
能安心，怪兽吃着衣服就不能吃她了。接着，元亦文搬
来两个小板凳，拿来一个深红色的搓衣板。大苗坐在元
亦文旁边，两手托在脸上，看着一件件衣服被拖到搓衣
板上“受刑”，一副专心致志无比投入的样子，时不时
地在元亦文停歇的空当撒上一点白猫洗衣粉，有时候她
会故意让元亦文给她下达命令，她喜欢这种小把戏。

那时候是用井水洗衣服的。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口
井，有的井是圆的，有的是方的，还有的是多边形的。



10 大人常常都会告诫自己的小孩不能到井边玩耍，可是越是这样，小孩子的好奇心越是强烈，一门心思就想望望井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大苗也是一样，好几次，她一个人偷偷地来到井旁，两手撑着边缘，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小脑袋慢慢凑上去，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静静的连波纹都没有的井水，还能看见自己的小脑袋倒映在里面，黑黢黢的。

井水是很神奇的水，元亦文说井水冬暖夏凉。的确，夏天的时候，井里的水总是冰冰的，有时候滑到脚上，人还会不由得打个哆嗦呢。元大苗不喜欢井水弄到她的脚上，特别是洗衣服的时候，她喜欢让她的脚总是保持干燥。但每次洗衣服总是会溅出水来，大苗可不乐意了，马上沉下脸来，所以每次洗衣服大苗总是要生会儿闷气，就像冬天大苗不愿穿毛裤，每天起床总要大哭大闹一场，给她穿上毛裤特别费事。大苗自己也受尽了罪，哭得声嘶力竭最后筋疲力尽，眼睛肿肿得跟个灯泡似的，鼻涕也一把一把的，最后就一抽一噎地吃早饭去了。

年幼的时候总是什么都忘得很快，任何不愉快也都像盛夏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马上就晴空万里了。那天，大苗一边郁闷地甩着湿掉的脚一边屁颠屁颠跟在元亦文后面来到河边的石阶上。石阶一共有五个，算不上宽大，刚好能容下她们姐妹俩。

台阶很光滑，不知是因为多年雨水冲刷还是因为人们不断地踩踏着它们，总之它们异常光滑，就像经师傅打磨过的一般。上面还散落着一些小石块，元亦文喜欢拣几块扁平的石头，玩打水漂，她玩得很好，只见她娴熟地挑选着合适的石头，一个漂亮的弧度，石头从她手中飞了出去，在空中飞了一会就一头钻进河里，像一架迷你战斗机。大苗眼睛死死地盯着河面，果然，战斗机又出现了，接着又消失了，这样来回出现着消失着，做着特技动作，大苗看得大气都不敢出，每当这时，元亦文就转过头来，对元大苗笑笑。大苗心里痒痒的也跃跃欲试，可惜大苗似乎并不能很好地掌握她姐姐打水漂的精要，每一次石头飞出去，就咕咚一声一股脑钻进水里，水花四溅，波纹连连，只是再不露面了。



大苗内心很懊恼，她是真心想和元亦文一样，能打一个漂亮的水漂。只是这个世界似乎总在跟你开玩笑，你越是想要的东西，越是得不到。正因为如此各种情感也就随之出现了，世界也因此变得更有意思了。

大苗打累了，就蹲下来看着水中的自己，和镜子中看到的完全不同。大苗一直对镜子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认为镜子里真的存在着另一个自己，就在妈妈房间里，大衣橱上的那面大镜子，那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可是妈妈不在的时候，房门总是被锁得紧紧的，妈妈仿佛知道大苗这个小小的秘密，于是故意把门锁起来。

看着水中的影子，大苗出了神。她看见河里有小鱼在游来游去，她看见河里长着细细长长的水草，她还看见河底有一只坏掉的碗。

她记得有一次，她和元亦文玩过家家游戏，她们偷偷拿了橱里的碗，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大苗一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她当时就傻眼了，元亦文安慰她说马婕不会发现的，放心，有我呢。

当马婕质问她们姐妹俩的时候，元大苗紧紧拉着元亦文的手，头微微低着，元亦文却平视着前方。她们就那样并排站着，当大苗想着这下完蛋了的时候，元亦文把元大苗的手拉得更紧了，然后走上前一步，承认是自己打破的，替大苗承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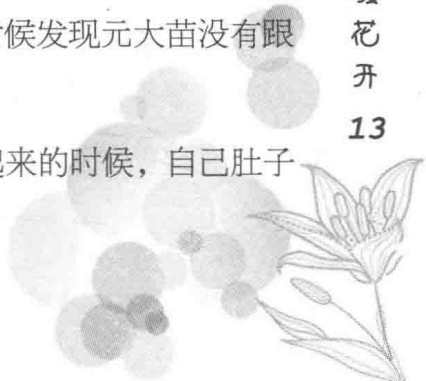
在大苗眼里，那时候的元亦文就像是一个战士，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为了同伴而牺牲了自己。

大苗两眼汪汪充满感激地看着元亦文的侧脸，不过这种感激没过一会就消失了。每次大苗做错了事总是元亦文替她承担，这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不需要很多感激。

现在，大苗低着头，看着河底静静躺着的破碗。那破碎的伤口仿佛正在流着血，那血越流越多，越流越多，大苗感到眼前一片殷红，那红像一股巨浪朝她冲来，她躲闪不得。

元亦文自己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现元大苗没有跟在她身后的。

但元大苗记得很清楚，被救起来的时候，自己肚子



14 鼓鼓的，像田里面熟透了的大西瓜，用手弹弹，还咚咚咚地响。

她不记得她看到了那一大片的红，只记得看到河水的颜色和岸上的完全不一样，更浅，而且是透明的，整个河都能望穿。她还看到了在岸上永远看不见的景象，龙虾围着圈圈跳舞，鲤鱼夫妇结了婚正度蜜月，小螃蟹排着队上学去……大苗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看得很出神，这时，一条小鱼游过来问她去不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大苗兴奋地答应了，于是，大苗像一条鱼一样跟在小鱼后面游了起来，就像平时她跟在元亦文后面跑跑跳跳一样灵活。就在大苗玩得尽兴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自己被人拎了起来，她奋力地抵抗，她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她看到一个个泡泡迫不及待地在她嘴里冒出，当时，她觉得她自己就是一条鱼，她像一条鱼一样，觉得自己完了。

那次落水的经历，大苗没有向任何人说起，一直以来，她都相信自己只要再进入水里，就能变成一条鱼，一条有鳞有鳍有尾巴的货真价实的鱼。也正因为这个原